

古玺印中的“亮”字及相关构形文字探析

庄哲彦

内容提要：《三晋文字编》附录第260栏收录“𠂔”（《玺汇》0356）字，附录第369栏收录“𠂔”（《珍战》80）、“𠂔”（《集粹》113）二字；附录第412栏收录“𠂔”（《珍古》193）、“𠂔”（《图录》5.26.4）二字；附录第332栏收录“𠂔”（《玺汇》3458），皆作为未识字，于“亥”字栏下录有“𠂔”（《玺汇》3468）。另外，《燕文字编》附录栏085、086分别收录“𠂔”（《鹤庐》6.1）及“𠂔”（《尊古》）等字，亦皆作未识字，《图典》4046“𠂔”释“余”。

上述这些玺印文字及陶文印迹或有专家学者深入探研或有专书重新著录，然因古文字构形多变，有时同一文字，同时运用了多重构形元素于其中，致使释文至今待商或待考。笔者试从文字构形的角度出发，对上述文字作深度探研，认为“𠂔”“𠂔”“𠂔”“𠂔”“𠂔”五字皆释为“亮”字；而“𠂔”应释为“𠂔（亮）”字，“𠂔”则疑释为“𠂔（亮）”字；“𠂔”“𠂔”二字当释为“从（从）”字；“𠂔”则释为“包”字。透过文字考释及构形分析，有助于古玺文字研究并运用于篆刻创作之发想。

关键词：古玺 篆刻 古文字 三晋文字编 燕文字编

一、前言

《三晋》^[1]、《燕》^[2]、《图典》^[3]、《古分》^[4]等书皆为古玺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笔者有幸因学习篆刻而涉猎古玺文字，在拜读这些著作的过程中，发现部分文字待商或待考，今试从古文字构形的角度对“𠂔”（《玺汇》0356）、“𠂔”（《珍战》80）、“𠂔”（《珍古》193）、“𠂔”（《图录》5.26.4）、“𠂔”（《图典》4046）、“𠂔”（《鹤庐》6.1）、“𠂔”（《尊古》）、“𠂔”（《玺汇》3468）、“𠂔”（《玺汇》3458）、“𠂔”（《玺汇》0356）等诸字，提释读上的一些看法，并就正于大方之家。

[1] 汤志彪：《三晋文字编》，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2] 王爱民：《燕文字编》，吉林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3] 徐畅：《古玺印图典》，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

[4] 萧毅：《古玺文分域研究》，崇文书局2018年版。

二、释晋系、燕系“亮”、“𡗗(亮)”及构形相关的诸字

《三晋》附录第369栏著录“𡗗”、“𡗗”二同形字，分别出于《珍战》^[1]及《集粹》^[2]。《珍战》80，原释“𡗗□”（图1—3），汤志彪释“𡗗（丁）□”及“𡗗（丁）□”^[3]；《集粹》113原释“𡗗□”（图4—5），陈光田释“𡗗（不）□”^[4]、汤志彪释“𡗗□”^[5]、徐畅释“𡗗□”^[6]、汤余惠《战编》作未识字^[7]。

观此二玺“𡗗”“𡗗”二字，当释为“亮”字为确，以下试从文字构形的角度进行论述。首先参照《玺汇》所著录含“亮”字的古玺，如图6—17^[8]。因玺印历时久远，而有残破缺损，笔者另以计算机绘图软件略做修复，以释读。其中《浙博》50.1^[9]（图10）玺同《玺汇》1693，故以《浙博》50.1版本行文。比对《玺汇》含“亮”字之玺印可见，“𡗗”（《珍战》80）、“𡗗”（《集粹》113）与“𡗗”（《玺汇》1693）、“𡗗”（《玺汇》1697）字形相近，唯《玺汇》所著录的“亮”字两旁笔画自然地向下延伸，而《珍战》80与《集粹》113所著录的玺印文字在文字构形上由“冂”形收缩笔画而成“一”形。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一书归纳战国文字形体演变的规律性及特点，并列举了许多字例，其中便论及古文字“收缩笔画”的特点。其云：“收缩笔画，是延伸笔画的反向运动，即对原有文字的横笔、竖笔、曲笔予以收缩。（《战国文字通论》）第二节中“单笔简化”与收缩笔画表面相似，实质不同。前者全然省去一笔，后者省简尚有残存。”^[10]何琳仪所言甚是，何氏于《战论》一书中虽列举了许多“收缩笔画”的构型字例，如“十——┐”“十——┑”“个——八”“一——.”^[11]等，唯限于当时字例、印例不多而未列举“冂——一”一型之构形字例。关于“冂——一”这类收缩笔画的印例可参照比对《篆刻·1》^[12]46.2“南门出铉”（图18）与《玺汇》2563“埴（埴）南閔（门）”（图19）之“南”字、《玺汇》2805“𡗗（郭）借”^[13]（图20）与《玺汇》2823“𡗗（郭）生宵（骨）”（图21）之“𡗗（郭）”字以及

[1] 萧春源：《珍秦斋藏印·战国篇》，澳门基金会2001年版。

[2] [日]菅原石庐：《中国玺印集粹》，日本二玄社1997年版。

[3] 汤志彪与《珍秦斋藏印·战国篇》编号80首字释文于“数据源”及“附录栏”所载不同，参见汤志彪：《三晋文字编》，第3040页释“𡗗（丁）□”，第2255页释“𡗗（丁）□”。

[4] 陈光田：《战国玺印分域研究》，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271—272页。

[5] 汤志彪：《三晋文字编》，第2255页。

[6] 徐畅：《古玺印图典》，编号5483，第291页。

[7] 汤余惠：《战国文字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附录栏编号941，第1147页。

[8] 施谢捷：《〈古玺汇编〉释文校定》，《印林》第十六卷第五期（总九十五），台湾佳艺美术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51页。

[9] 浙江省博物馆编：《浙江博物馆典藏大系·方寸乾坤》，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10]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页。

[11]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第244—245页。

[12] [日]小林斗盦：《篆刻全集·1》，日本二玄社2001年版。

[13] 燕系“𡗗”“𡗗”等字，旧释“韩”“南郭”等，笔者认为此字构形与现有晋系、楚系韩字相去甚远，而释为“南郭”则又与《鹤庐印存》所著录之136.6图重复复姓读法，在语法上不合逻辑，而在燕系文字中，出现从“屮（草）”的文字，而构形上与，因此推论，此字疑应释为“𡗗（郭）”。



图1 《珍战》80莪亮



图2 印面翻拍



图3 笔者修复图档



图4 《集粹》113邗亮



图5 印面翻拍图档



图6 《玺汇》1692亮
襄(怀)



图7 笔者修复图档



图8 《玺汇》1693亮疵



图9 笔者修复图档



图10 《浙博》50.1亮
瘡



图11 笔者修复图档



图12 《玺汇》1695
亮亡(无)魄(块—
畏)



图13 笔者修复图档



图14 《玺汇》
1697鄫(亮)游



图15 笔者修复图档



图16 《玺汇》
1698鄫(亮)旱

《篆刻·1》42.6“戡（职）内（纳）帀（师）鈇”（图22）与《玺汇》3358“内（纳）府”^[1]（图23）之“内”字，即可佐证“𠂔”（《珍战》80）、“𠂔”（《集粹》113）二字释为“亮”为确。

除上文“𠂔”（《珍战》80）、“𠂔”（《集粹》113）二字例外，另有《三晋》《燕》未收录含“亮”字之玺印，如《图典》9074“长亮”（图24）及《图典》4046“王生亮”（图25—26）二玺。

“长亮”（图24）原著录于《历代》^[2]，《图典》重新著录，编号9074，徐畅释“长亮”^[3]，至确；“王生亮”（图25—26）原著录于《大风堂》^[4]，《图典》重新著录，编号4046，徐畅释“王生余”^[5]，萧毅释“王生亮（？）”^[6]。从诸家释文可见，运用收缩笔画后的“亮”字，仍不是普遍而肯定地被释读出来。

此外，《三晋》附录412栏另著录“𠂔”“𠂔”二字，此二字分别出自《珍古》^[7]193及《图录》^[8]5.26.4，汤志彪皆作未识字^[9]。关于《珍古》193“鄱（邢）亮”（图27），汤余惠次字作未释字^[10]，裘锡圭释“（邢）口”^[11]，后又载于《珍历》，释“郭資”^[12]；《中国书法》总235期页102.7重新著录，亦释“郭資”^[13]；游国庆首先释为“鄱（邢）上佗”^[14]，陈光田亦释“鄱（邢）上佗”^[15]，徐畅释“邢上余”^[16]。

游国庆于《〈珍秦斋古印展〉释文补说》一文中对《珍古》193一玺做一番考证，其言：“（《珍秦斋古印展》）193.1“鄱（邢）口”疑应作“鄱（邢）上佗”。原玺左旁作“𠂔”，从二从𠂔，“二”即上字。“𠂔”为它（𠂔）、人（𠂔）合书，战国文字惯加饰点为羨符，故𠂔（《玺汇》4057、4058、2583“下佗”“佗青”所从之它作𠂔、𠂔、𠂔）增饰作𠂔、𠂔增饰作𠂔。古人惯以佗为名（如贾佗、祝佗），疑此玺为姓名玺，不应列此“吉语·箴言”类中。”^[17]游氏之论可备一说。

[1] 雨惟：《“内府”玺跋》，《史学集刊》1989年第1期，第73页。

[2] 杨广泰：《历代玺印辑存》，文雅堂2001年版。

[3] 徐畅释“长亮”。参见徐畅：《古玺印图典》，第438页。

[4] 孙家潭：《大风堂古玺印举——孙家潭藏古玺印杂记》，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年版。

[5] 余畅释“王生余”，注云：“‘余’字形变，下两点位置移动。”参见徐畅：《古玺印图典》，第218页。

[6] 萧毅：《古玺读本》，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129页。

[7] 萧春源：《珍秦斋古印展》，澳门市政厅1993年版。

[8] 王恩田：《陶文图录》，齐鲁书社2006年版。

[9] 汤志彪：《三晋文字编》，第2264页。

[10] 汤余惠：《战国文字编》，附录栏编号848，第1135页。

[11] 裘锡圭释“（邢）口”，录自萧春源：《珍秦斋古印展》，书后释文页。

[12] 萧春源：《方寸乾坤——珍秦斋藏历代玺印精品集》，澳门特别行政区民政总署文化康体部2005年版，第46页。

[13] 吕书庆等：《中国书法》2012年第11期，第102页。

[14] 游国庆：《〈珍秦斋古印展〉释文补说》，《中国文字·新十九期》，台湾艺文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4版，第177页。

[15] 陈光田：《战国玺印分域研究》，第259页。

[16] 徐畅：《古玺印图典》，玺印编号5516，第293页。

[17] 游国庆：《〈珍秦斋古印展〉释文补说》，《中国文字·新十九期》，第177页。



图17 笔者修复图档



图18 《玺汇·1》46.2南门出錄



图19 《玺汇》2563培
(培)南閔(門)



图20 《玺汇》
2805藺(郭)借



图21 《玺汇》
2823藺(郭)生膏
(骨)



图22 《篆刻·1》
42.6戴(职)内(纳)
市(师)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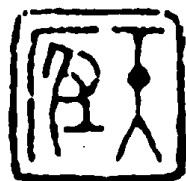


图23 《玺汇》3358内
(纳)府



图24 《图典》9074
<长亮>



图25 《图典》4046王
生亮



图26 笔者修复图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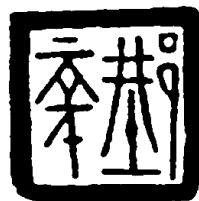


图27 《珍古》193藺
(邢)亮



图28 《图录》5.26.4
事(史)亮



图29 《集成》
9732.1禄



图30 《金文总集》
6786禄



图31 《珍战》80亮

然观《珍古》193之“𠂔”字从“二”从“𠂔”，“𠂔”即“亮”字，唯下方由“𠂔”繁增饰笔而成“𠂔”。刘钊《古文字构形学》一书有详细解说，其云：“古文字中从‘人’形的字，常常在人形下部加上一横，从而变化为从‘壬’，或是加上‘土’旁，与‘人’形组合构成‘壬’字。”^[1]刘钊所言甚是，玺印如“𠂔”（《玺汇》1696）、“𠂔”（《玺汇》1694）、“𠂔”（《玺汇》1698）等皆是如此，因此“二”字所从之“𠂔”亦释为“亮”字无误，而其上方所从之“𠂔”，旧多以会意字的角度视之，而释为“上”字，今据现有的资料可知，“二”当以饰笔羡符视之。

笔者拜读刘洪涛撰写之《上博竹简〈凡物流形〉释字二则》一文时，发现其文中便论及“𠂔”字上方所从之“二”并非“上”字，而是古文字的羡符。^[2]刘氏并列“禄”（图29—30）、“亮”（图31—32）^[3]、“𠂔（婉）”^[4]（图33—34）、“𠂔（祸）”^[5]（图35—36）四字有无繁增“二”饰笔之文字作比对，证明“二”确为羡符。然当时“𠂔”“𠂔”以及“𠂔”“𠂔”四字并未释出，今“𠂔”“𠂔”当释为“录（禄）”字，而“𠂔”“𠂔”则释为“亮”字无误。同样地，《图录》5.26.4所载之“𠂔”（图28）字亦同释为“亮”字。

今已知文字上方所繁增的“二”为饰笔羡符，除上述刘氏归纳之四字外，从“二”饰笔之玺印尚有《玺汇》3468的“𠂔”字（图37）及《玺汇》0356的“𠂔”字（图38）。“𠂔”旧释为“亥”字^[6]，而“𠂔”字旧阙释^[7]，今从繁增饰笔的角度观之，“𠂔”即“从（从）”字，可参郭店楚简𠂔（郭.忠.5）“从（从）”字；而“𠂔”字除饰笔外，从“𠂔”从“𠂔”，“𠂔”旁可参《玺汇》0340“句垚（丘）𠂔（关）”（图39）及《玺汇》0359“沟盛（城）”（图40）二玺，可知“𠂔”即为“𠂔”旁，而“𠂔”与楚简的“𠂔”（包2.25）、“𠂔”（包2.21）等“巳”字同，从而推知“𠂔”即为从𠂔从巳的“包”字。

繁增“二”饰笔之玺印除上述玺印外，《玺汇》3458的“𠂔”^[8]字（图41）与《玺汇》3468的“𠂔”字（图37）形近，唯笔画贯穿上方的饰笔，何琳仪于《战论》中论及此构形。其云：“贯穿

[1]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页。

[2] 原载于刘洪涛：《上博竹简〈凡物流形〉释字二则》，《简帛》（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00页。后亦载于刘洪涛：《掌握形体特点对古文字考释的重要性》，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83页。

[3] 刘洪涛列举从“二”羡符的字例，其中“禄”“亮”二字作未识字，以“□”示之。参见刘洪涛：《掌握形体特点对古文字考释的重要性》，第183页。

[4] 赵平安：《从楚简“婉𠂔”的释读谈到甲骨文的“婉”——附释古文字中的“冥”》，原载《简帛研究2001》，今录自《新出简帛与古文字考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7—52页。

[5] 刘洪涛释为“𠂔（祸）”字，参见刘洪涛：《上博竹简〈凡物流形〉释字二则》，《简帛》（第六辑），第300页。后亦载于刘洪涛：《掌握形体特点对古文字考释的重要性》，第183页。

[6] 汤志彪：《三晋文字编》，第1039页。

[7] 《玺汇》0356，汤志彪释“□□□尔（玺）”，参见汤志彪：《三晋文字编》，第2944页；吴振武释“□□信𠂔”，参见吴振武：《古玺文编校订》，第348页；何琳仪释“□□悒𠂔”，参见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第1560页；施谢捷释“□□𠂔𠂔（玺）”，汤余惠第三字释“𠂔”，参见施谢捷：《古玺汇考》，第139页。

[8] 《玺汇》3458首字“𠂔”旧阙释，《文编》收于附录96，参见故宫博物院编：《古玺文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557页。汤余惠、汤志彪等皆作未识字，参见汤余惠：《战国文字编》，第1106页；汤志彪：《三晋文字编》，第3019页。



图32 《珍古》193亮



图33 上博《姑成家父》4号享(婉)



图34 上博《用曰》2号享(婉)



图35 楚帛书乙篇2行𡗗(祸)



图36 上博《武王践阼》9号𡗗(祸)



图37 《玺汇》3468从(从)甸



图38 《玺汇》0356包
□𡗗𡗗



图39 《玺汇》0340𡗗
𡗗(丘)𡗗(关)



图40 《玺汇》0359沟
壁(城)



图41 《玺汇》3458
从(从)邦



图42 《鹤庐》5.4亮
(亮)都左司马



图43 《鹤庐》6.1亮
(亮)都左司马



图44 《尊古·二集》遼(亮)介都左司马



图45 《玺汇》4970慎
冬(终)



图46 《玺汇》
4268宜官



图47 笔者修复图档



图48 《玺汇》1348孟
安



图49 《玺汇》
3933娠(长)孙得



图50 《玺汇》0512王
得



图51 《玺汇》0621王
得



图52 《玺汇》1290余
得



图53 《玺汇》1341卫
得



图54 《玺汇》
2151卬(白)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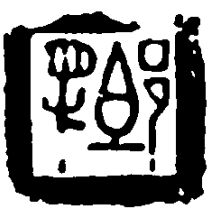


图55 《玺汇》
2152卬(白)罕(牽
一犊)



图56 《玺汇》1553白
子厶(私)堦(玺)



图57 《宾虹》卷
四白子厶(私)堦
(玺)

笔画，系指文字笔画相交另一笔画相交时，无意识地穿透。这类冲破笔画界限的穿透，多半是书写者偶然误写或误刻所造成的。”^[1]何氏之论可备一说。综合上述，“𠄎”字当为同时作了“复笔饰笔”及“贯穿笔画”双重构形的“从(从)”字，然笔者认为“𠄎”字同时运用多重构形之因，应是为了使印面为之生动而有变化，且兼具印面疏密和谐之用。

除上论晋系收缩笔画以及增繁羡符的“亮”字外，笔者在此另揭燕系玺印中除《图典》0460“王生亮”(图25—26)一印外，另有二方从“亮”旁之玺印，分别是收录于《鹤庐》5.4(图42)及6.1的“𠄎(亮)都左司马”(图43)以及《尊古·二集》^[2]的“𠄎(亮)介都左司马”

[1]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第243页。

[2] 黄浚：《尊古斋古玺集林》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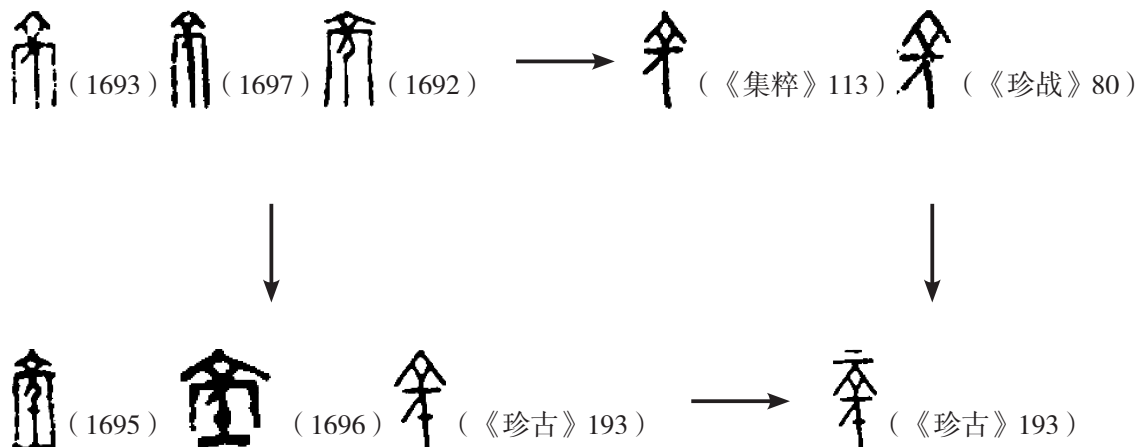
(图44)。

“郾(亮)都左司马”一玺图版原收录于《鹤庐》^[1],现藏上海博物馆,首字旧阙释^[2]。《鹤庐》所著录的二方印拓中,以6.1版较佳,观“𠂔”左旁“𠂔”为燕系官玺常见的“邑”部,而右旁“𠂔”则较难识读。其实,若比对上述论述的“𠂔”“𠂔”“𠂔”“𠂔”“𠂔”等诸字,即可推敲出“𠂔”旁亦同为运用了“收缩笔画”的“亮”字,只是“𠂔”字除了运用收缩笔画之外,还运用了“借用笔画”的文字构形,以至于文字难以识读。何琳仪《战论》特别论及借用笔画,其云:

“借用笔画,是晚周文字中非常有趣的简化手段。文字的两个部件由于部分笔画位置靠近,往往可以共享两个部件相同的笔画。在战国文字中,借用笔画的简化方式被广泛使用。”^[3]晋系与燕系私玺的“亮”字虽同样运用“借用笔画”的文字构形法,唯私玺“𠂔”“𠂔”“𠂔”“𠂔”“𠂔”等字之“口”旁向上与“亼”部借笔共享,而燕系官玺“𠂔”字则是“口”旁向左与“亼”部借笔共享,致使文字产生释读上的难度。

在古玺文字中向左或向右借笔共享的并非独例,相似的构形可参《玺汇》4970“慎冬(终)”(图45)、《玺汇》4268“宜官”(图46—47)、《玺汇》1348“孟安”(图48)等玺,皆是借用侧边偏旁的笔画之印例。对于战国文字经借笔简化后常有释读困难的问题,何琳仪《战论》论云:“战国文字简化现象,不但在各系文字中普遍存在,而且其简化方式比殷周文字尤为复杂。简化方式往往由约定俗成的习惯所支配。对于当时的读者可能是司空见惯,而对于今天不熟悉这种“习惯”的读者确有匪夷所思之感。”^[4]何氏之说一语道出古文字学者们内心的共同想法。为使研读论文之相关学者同好更易清楚比对演变的过程,笔者试将晋系及燕系“亮”字构形形体演变制简图如下:

1. 晋系“亮”字构形演变图:



[1] 顾荣木编:《鹤庐印存》,荣宝斋出版社1998年版。

[2] 施谢捷释“口都左司马”,参见施谢捷:《古玺汇考》,第84页;王爱民作未识字,收录于《燕文字编》附录栏085,参见王爱民:《燕文字编》,第250页。

[3]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第209页。

[4]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第202—203页。

2. 燕系“亮”字构形演变图:



3. 燕系“郾（亮）”字构形演变图:



以上为笔者归纳之简图，其中因燕系“郾（亮）”字现仅存一字例，笔者依文字构形法原理造“𠂔”“𠂔”“𠂔”“𠂔”四字，以俾观者作构形演变之联想。

《鹤庐》6.1“郾（亮）都左司马”，首字旧阙释，今释为“郾（亮）”。“郾（亮）都”为燕系地名，未见于传世文献。后晓荣、陈晓飞“考古出土文物所见燕国地名考”一文提及燕国地名因传世文献数据记载不多以及出土数据不足，有许多地名无可考究。其言：“战国时期，燕国的疆域大致包括河北省东部和北部，辽宁省南部及内蒙古南境。但传世文献记载的战国燕地名较少，目前可确知的燕国地名仅有‘涿、方城、郑、易’等不多的几个。上文已述，根据考古出土的战国时期燕国的古玺、青铜器、陶文等等文物材料及其铭文考证，目前可确知的燕国地名，具体地望可考者十八个：文安、涿、柳城、方城、夏屋、襄平、安平、阳平、阳安、狗泽、渔阳、泉州、郑城、容城、徐无、郑、下落、安次；地望不详者六个：闵阳、枝郑、武平、平阴、日庚、单佑。当然，就燕国之疆域而言，其地方行政单位的数量远远不止此数，但因资料欠缺，其他地名目前无考。”^[1]

目前传世燕国地名资料远不及其地方行政单位的数量，着实可惜，燕地“郾（亮）”不见于传世文献数据，对于地名考证亦非本人之专长，在此仅能就文字构形的角度略尽绵薄之力，对于地名的考证实有待方家、学者加以研考。

又《尊古·二集》载录一方燕系官玺“遼（亮）介都左司马”（图44），此玺首字著录于《文编》页附录97^[2]，施谢捷《汇考》、萧毅《古分》亦著录此玺，首字及次字皆作未识字^[3]，王爱民

[1] 后晓荣、陈晓飞：《考古出土文物所见燕国地名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179期，第36页。

[2] 故宫博物院编：《古玺文编》，第500页。

[3] 参见施谢捷：《古玺汇考》，第84页。

《燕》分别将首字及次字收录于附录栏第86及87^[1]。

观首字“𠂔”从“辵”从“𠂔”，“𠂔”旁与𠂔（《鹤庐》6.1）“亮”字形近，当同为“亮”旁之字，隶为“遼”字，“遼”字未见于字书，又燕玺“得”作“遼（遼）”（图49—53），故笔者疑“遼”字即“亮”之异字；次字“𠂔”旧阙释，笔者释为“介”字，楚简作“𠂔”（信2.013）、“𠂔”（清·别卦·简04—04）与“𠂔”字形近，唯下方多一横画，这类的繁化现象可比对《玺汇》2151“邨（白）圣”（图54）与《玺汇》2152“邨（白）罕（牽一犊）”（图55）的构形变化，而“白”字又见于《玺汇》1553“白子△（私）𠂔（玺）”^[2]（图56）、《宾虹》卷四“白子△（私）𠂔（玺）”^[3]（图57），透过构形分析为佐，“𠂔”字当释为“介”字无误。“遼（亮）介”为燕地，未见于传世文献，待考。

三、结语

古玺文字构形多变，有时一字之中便蕴涵了多重构形变化，以至于许多文字在释读时出现了许多难度。若能熟稔古文字之构形原则，则能多方推敲进而对文字作出合理的释读。且研究过程中若能透过印拓版本以及相关构形文字的比对，则能提升文字释读的正确性。文中也对一些残损的玺印透过印面翻拍以及笔者个人经验做了图档修复，期能裨益读者参照。

以上仅是笔者个人研究古玺的一些心得，自知尚有许多不足之处，还望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印谱、书目简称：

《玺汇》	《古玺汇编》
《文编》	《古玺文编》
《三晋》	《三晋文字编》
《燕》	《燕文字编》
《图典》	《古玺印图典》
《珍战》	《珍秦斋藏印·战国篇》
《珍古》	《珍秦斋古印展》
《珍历》	《方寸乾坤——珍秦斋藏历代玺印精品集》
《集粹》	《中国玺印集粹》
《浙博》	《浙江博物馆典藏大系·方寸乾坤》
《战论》	《战国文字通论（订补）》
《篆刻·1》	《篆刻全集·1》
《图录》	《陶文图录》
《鹤庐》	《鹤庐印存》

[1] 王爱民：《燕文字编》，第250页。

[2] 《玺汇》1553原释“孙私𠂔”，笔者改释“白子△（私）𠂔（玺）”。汤志彪释从原释，参见汤志彪：《三晋文字编》，第2972页；萧毅释“孙△（私）玺”，参见萧毅：《古玺读本》，第186页。

[3] 本玺同《玺汇》1553，然版本较佳而易识读。

《汇考》	《古玺汇考》
《历代》	《历代玺印辑存》
《大风堂》	《大风堂古玺印举》
《尊古》	《尊古斋古玺集林》
《古分》	《古玺文分域研究》
《虹宾》	《黄宾虹藏古玺印》

参考文献:

一、专著

王恩田：《陶文图录》，齐鲁书社2006年版。

吕书庆等：《中国书法》2012年第11期总第235期。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陈光田：《战国玺印分域研究》，岳麓书社2009年版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徐畅：《古玺印图典》，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

萧毅：《古玺文分域研究》，崇文书局2018年版。

萧毅：《古玺读本》，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

二、学位论文

王爱民：《燕文字编》，吉林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施谢捷：《古玺汇考》，安徽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庄哲彦：《战国玺印文字及艺术特征研究》，台湾高雄师范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

汤志彪：《三晋文字编》，安徽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刘洪涛：《掌握形体特点对古文字考释的重要性》，北京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

三、期刊论文

后晓荣、陈晓飞：《考古出土文物所见燕国地名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总第179期）。

雨惟：《“内府”玺跋》，《史学集刊》1989年第1期。

施谢捷：《〈古玺汇编〉释文校定》，《印林》第十六卷第五期（总九十五）。

游国庆：《〈珍秦斋古印展〉释文补说》，《中国文字·新十九期》。

赵平安：《从楚简“媯”的释读谈到甲骨文的“媯妣”——附释古文字中的“冥”》，原载《简帛研究2001》，今录自《新出简帛与古文字考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刘洪涛：《上博竹简〈凡物流形〉释字二则》，《简帛》第六辑。

四、印谱、印集、图录

[日]小林斗盒：《篆刻全集·1》，日本二玄社2001年版。

王恩田：《陶文图录》，齐鲁书社2006年版。

杨广泰：《历代玺印辑存》，文雅堂2001年版。

孙家潭：《大风堂古玺印举——孙家潭藏古玺印杂记》，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年版。

浙江省博物馆编：《浙江博物馆典藏大系·方寸乾坤》，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黄浚：《尊古斋古玺集林》。

黄宾虹：《黄宾虹藏古玺印》。

〔日〕菅原石庐：《中国玺印集粹》，日本二玄社1997年版。

萧春源：《珍秦斋古印展》，澳门市政厅1993年版。

萧春源：《珍秦斋藏印·战国篇》，澳门基金会2001年版。

萧春源：《方寸乾坤——珍秦斋藏历代玺印精品集》，澳门特别行政区民政总署文化康体部2005年版。

顾荣木编：《鹤庐印存》，荣宝斋出版社1998年版。

五、工具书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2004年版。

故宫博物院编：《古玺文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汤志彪：《三晋文字编》，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汤余惠：《战国文字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作者系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国文系博士、助理教授）